

「落田」對我們當中的一些哥哥姐姐來說，絕對是「舊陣時」的辛酸事；對部分香港人而言，「去田」極可能只是「時興」又或追求健康飲食人士的「新志趣」。於我來說，最初能跟姊妹去田，以為只是忙裡偷閒，沒想到，學到的豈止務農知識，還給我不少信仰反思的空間。

第一次幫忙澆水：當我按姊妹指示將水澆在泥裏，水傾倒泥田當中就速速滲進泥內，心中不禁問「夠未」，還要再澆灌嗎？會否太多，把根浸壞呢？感謝聖靈在心中的提醒，我所澆灌不是小盆景，而是一片田。水滲透泥巴，不分你我，一同潤澤大地，那會你缺我剩？水，一直是自若又無私地讓泥巴將它們承載，讓百物同得供應。感謝天父提醒，空間難免有間隔、容器也有其容量限度。只是在天父的天地，祂卻要看來不同的萬物，同享祂的恩典，在祂的天地中共同成長。

還有另一次澆水，因為經驗豐富了，更能往來自如，得心應手。只是當我還在享受完成後的滿足時，突然聽到姊妹在我剛澆過水的田間「哎呀」大叫，原來當我專注於在田間往來舀水澆灌之時，我只著眼待澆水的田，完全沒有留意到剛給栽在泥巴內的幼苗。幾株小菜苗都給我這過路人無心踐踏下歪倒了。看著給我無心壓倒的幼苗，我知道，再三道歉也無助修復這幼嫩生命，只好心中祈求天父施恩保護，使它得著生機，被修復拙壯起來。更求主開闊我眼，保守引導我所走的每一步，人與物同得平安。

這次深深體會：專注，真的很重要，盡力完成受託之份，是應當的。只是在這裡，不只有託付給我，待我澆灌的菜田；還有被藏在泥內，在暗中被看顧栽種的幼苗。這叫我想起：我們不要單顧自己的事，也要顧別人的事。因為雖有屬於「我的」，但更多是屬於「我們的」，是我們的父分給我們一同料理、看顧、守護的。

最後不能不提「除野草」。第一次要在韭菜中除野草，它們就像雙生兒，這些有坑紋，那些沒坑紋，是韭菜或是野草？若不是認真看及仔細觸摸，甚至拿著韭菜真身作比對，我方知道那些是要保留的韭菜，那些是要捆起曬乾，預備作燒火之用的野草？當然，在田間不獨韭菜旁有狀似雙生的野草，更準確的是，韭菜旁的野草都不是一樣，不少時候，望著正要下刀又生疑。最後，我想起，麥子與稗子這比喻，不在最後稗子的結局，而是田間的主人沒有急著要工人拔除了他們看到的稗子，因為「恐怕拔稗子，連麥子也拔出來了。」

感謝天父讓我在大自然中默想祂的話語。期待下一次課堂，更多的體驗。